

人世间

# 年味儿深处是家风

赵阿芳

一进腊月门，年味儿便如老家屋顶的积雪，悄然漫进人间烟火里。

零星炸响的爆竹，是岁月叩门的轻响；集市上满眼的鲜亮，是日子铺展的喜色；老屋炕头醒着的大饽饽、点了胭脂红的“年包”……那富足而温润的暖意，像一只穿越凛冬的蝶，在飘雪的夜里轻轻振翅，唤醒了沉睡的根脉。于是记忆纷至沓来，往事如暗香浮动，梦里落英缤纷。

## 一

儿时的年，底色是土地般深厚和温暖的黄，上面覆盖着厚厚的一层白雪。

北方的冬天，漫着冗长的雪色。从老人悠长的“数九”歌谣里，我们踩着光阴的鼓点，踏进了过年的倒计时。

最盼的是寒假——寒假是疯跑的通行证，我们不必困在鸟笼似的教室，不必背着手诵读，也不用对付写不完的作业。田野是撒欢的天地，我们肆意地跑，敞怀地笑，把凛冽的北风踩在脚下，任大地的蕴香漫进胸怀。

疯玩中，却从未忘了父亲的叮嘱：领着相熟的伙伴，给村里的烈属书敬老爷爷拾柴禾。

打小我们便知，老爷爷的两个儿子长眠在青山，是为国捐躯的英雄。

于是，一群孩子散在田间地头，枯枝败叶都成了珍宝。老爷爷坐在热炕上，抽着烟袋，眯着眼讲那些烽火岁月的样子，是我们最喜欢的奖赏。

越夸越起劲，越干越用心，后来全村的孩子们都加入了我们的队伍。镇上得知后，把我们当成了“尊老敬老”的榜样，我们的名字被印在了报纸上。拜年时，长辈们摸着我的头夸赞，那滋味，比含了蜜还甜。

或许就是在那时吧，一粒名为“奉献”的种子就悄悄地落进了心田。原来付出的快乐，这般扎实而滚烫。

年，就这样裹着纯真的暖，一年年领我长大。感恩与给予，已不再只是童稚的行为，而渐渐沉淀为生命底色的醇醪，愈陈愈厚。

## 二

年味儿，究竟是怎样的味道？

是雪落寒夜的静谧，是大年初一枕头下红包的惊喜，是除夕夜鞭炮声里的热闹……而最浓的滋味儿，总绕不开杀年猪的日子。

小年将近，养了一年的肥猪可以宰啦。煮大肉骨头

的香气，总是能从灶膛漫进梦里。我和弟弟从大骨头下锅就开始守着灶台，眼巴巴瞅着热气氤氲的锅盖，小手帮忙拉着风箱，心跳跟着火苗一起蹿动。

终于熟啦！锅盖掀开，满屋蒸汽裹挟着肉香，馋得人直咽口水。我们急急凑上去，母亲却从容地指挥：“这碗给你爷奶，你爷奶就爱这肥透透的；这碗送章姑家去，她家孩子病着，今年只割了两斤肉；这碗给……”一碗又一碗，我们顶着腊月的寒风，在渐暗的天色里穿梭于村里。

眼见着满锅的骨头见了底，天色已擦黑。我和弟弟搓着冻红的手，委屈的气泡直往上冒：这下，总该轮到我们的了吧？

母亲似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，她拿起又一个空盆，在锅底细细翻拣，轻声道：“这些，给红刚家送去。”

红刚是我的同窗，他爹腿有残疾，他娘有精神疾病，经常跑丢。他的家里穷得叮当响，兄弟俩常年拖着两筒鼻涕，衣裳总是破破烂烂的，也没人给缝补。

平日里，村里没有孩子愿与他们玩。一听母亲这话，我急红了眼：“我不去！他家不配吃！”

母亲没有发火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，眼神里有疼惜，也有郑重。

她轻声哄着我：“过年了，你有妈给你包饺子，做吃的，他没有啊。去吧，长大了你就懂了。”

我终究拗不过，瞅着那几乎见底的锅底，端着那碗肉骨头，嘟着嘴，磨磨蹭蹭走向那个破败的院落。

红刚怯生生地接过碗，看清碗里的肉时，眼里倏地亮起一簇火苗——那是惊喜的、不敢置信的光，猛然烫了我的心。

那一瞬间，我的心里有东西轰然倒塌，随即，有更坚实、更明亮的东西在默默建立：善良不是施舍，而是将心比心的体谅。

多年后，母亲归葬故乡，已入中年的红刚特意请假赶来。在母亲坟前，他几度哽咽：从小，就没人瞧得起他家。全村只有婶子，从不嫌弃，年年记挂着我们……

母亲生前朴素的话语此刻振聋发聩：好东西，自己吃了，不过落个肚子舒服；分给人吃了，落个好，自己也积份德。

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，就这么轻轻地被母亲融进了年节的烟火，烙进了岁月的肌理。

## 三

游子千里奔赴，为的是

一场团圆；而年夜饭，便是团圆最隆重的注脚。

父母亲手准备的年夜饭，是我家团圆最隆重的史诗。

自记事起，我家的年夜饭便带着一种庄严的仪式感。父亲慎而重之：这是一年里最厚重的一顿饭。

大年三十清晨吃过隔年夜饭，父母便开始忙活起来，各种平常不舍得吃的好东西，一股脑儿上桌。一直忙到午后快三四点了，一张大桌终于被摆得满满当当——热气袅袅，香气盘旋，那就是我家过年的味道。

父亲为每个人斟上酒，我家年夜饭便正式开场。

从父亲起，每个家庭成员都要发言：总结旧岁的得失，展望新年的期许。就连向来讷言的母亲，也会红着脸，细数一年的琐碎，絮叨着对儿女的期盼。

年年岁岁，风雨不改。这饭桌上的仪式，成了我们成长中最深刻的烙印。

父亲总说：常思常省的人，路才走得远。

长大后我才慢慢明白，这简朴的饭桌论坛，是在我们心中植入“慎终追远”与“每日三省吾身”的文化基因，传承“善为魂，勤为本”的朴素家训。及至自己成为家长，这规矩也自然而然地延续。

## 四

夜已深沉，窗外雪落无声。恍惚间，又传来父亲清晨的呼唤声：芳子，即起，洒扫庭除，要内外整洁。

又忆起三十多年前那个午后，我随手扔掉了半块被水泡软的馒头。父亲默然拾起，细细拭去上面的污渍，细细咽下，眼中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心痛。那沉默，比任何训斥更有力量。

返校后，收到父亲的家书，开篇便是：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。

父亲已经远去多年了。可我总觉得他的目光如星，从未远离，依然温柔地照拂着我们所有的路途，照亮每一个需要恪守和珍惜的日常。

想告诉父亲：放心吧，您留下的，我们已刻进心里，践行于跬步中。

这已经不是对一个人的承诺，而是对一种源远流长的文明态度的一份承接。

家风里的年味儿，是鼓励，是幸福，是绵长的牵挂；是文化，是传承，更是照亮明天的星火。它从不止于舌尖的眷恋或者场景的热闹，而是由无数和我父母一般的普通人，在一粥一饭、一言一行中守护和传递。

## 雾凇(外二章)

赵惠民

蓝光闪烁，雪与霜的精灵挂满一树树枝桠。

漫山遍野，形成剔透的朵朵浪花。

晨曦中的雾珠，积攒了严寒的精髓，在初阳的照耀下熠熠闪光。

这是北方特有的一种奇观，它抱着远山巍峨的素颜，与梅香一起并立，成就一阕美丽的宋词。

雪凇，雾凇，多半是寒冷而转变的一种奇观。想想看，那些挂在枝杈上的雾凇，那些挂在尘世的景观，那些宇宙的明净之物，谁能将这透明之物拒之于心灵之外？

### 雪花

我是一枚雪花，在寒风中恣意飞舞。

每一叶雪花，每一次的飞扬，都涤荡着我的心灵。

雪花擦过我肩，落于村庄，落于池塘，落于山峦与沟壑，在那袅袅升起的炊烟中渐渐融化。

面对飘零的花瓣，我伸出手将落在衣领、衣袖上的洁白的雪轻轻拂去，不忍心将晶莹的雪花揉碎……

### 梅园

立春一到，寒冷也就渐渐萎缩了。

空气在明媚的阳光下变得豁然开朗。

新春，一种崭新的气息，一种催人向上的节奏，一个最真诚的祝福与向往。

春的阳光永远是和谐的，天空永远是湛蓝的，大地永远是一片生机待发与新绿的开始。

新春的梅园，则是另一种火热。

大寒时节，红梅在疯狂地舞成寒冷的日子，脱颖而出一种彻骨的声响。

大寒与立春一分为二，造就了红梅报春的喜气与呈祥。

晨曦微露，这片梅园的梅花开得那样美，花蕾中间升起了一些童话，轻微的诗意从色彩中升起。

春日在扩展，色泽在加深。

梅园，带着春日的眷恋与痴情，将一株株含苞待放的梅花，融于爱梅人的心。

诗歌港

## 期待春天

林绍海

寂寞的寒冬里  
无聊，惆怅  
我按捺不住  
把春天  
翘首遥望

眸中的泪水  
像散落的珍珠  
在腮边滚淌  
把思念的滋味  
咀嚼品尝

期待春天  
鸟语花香  
用如山的情感  
痴痴地  
把时光丈量

百般的爱恋  
总在脑海中回放  
飒爽的春姑娘啊  
你策马扬鞭  
已飞驰在路上

## 檐下冰凌

邓兆文

一夜之间  
雪在檐下长出了  
像手指一样的骨头  
我不知道屋顶上的雪  
是怎样被感化  
又如何收住脚步的  
它们在阳光下  
一个个  
晶莹剔透  
松开拳头  
像是松了一口气  
我没法读懂它们  
对于雪来说  
或许这是一种宣示——  
将它的思想结晶  
亮给我们看

## 辞灶

奋飞

腊月二十三  
灶王爷上天汇报  
糖瓜塞满嘴巴  
只说好来不说孬

老天听完笑呵呵  
来年风调雨顺  
温暖阳光普照  
五谷丰登锣鼓敲  
风儿得意传捷报